

對實驗林歷任首長之回憶

郭寶章

筆者是民國 36 年夏來台，初在台灣省林產管理局任職半年，台大於民國 36 年成立森林系即在民國 37 年初轉任台大助教，以迄民國 84 年以名譽教授退休為止，共任教職達 47 年之久，其間經歷了多位系主任，也與實驗林歷任首長多有接觸，經過了半個世紀，記憶尚在思維之中，不易忘記。在此，除對歷任首長之辛勞與功績表示由衷的敬意外，依記憶所及對各位在任中難忘之點點滴滴加以摘述，藉表緬懷之意，也希望為實驗林 50 年歷史，留些資料。

一、台大實驗林之誕生

此應溯至台灣日據時代(1895-1945 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所設置之台灣演習林。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時，東京帝大共設有 9 個演習林，包括台灣一個、朝鮮一個及國內 7 個(樺太在內)，於戰爭結束只剩下 7 個全分佈在國內本州(6 個)及北海道(1 個)，其設立年限包括明治、大正以至昭和三個年代，其中位於北海道之東大演習林，在設置之初面積為 3 萬多公頃，為 9 個演習林中面積最廣者，其係於 1899 年(明治 32 年)所設，至今屆滿 100 年之歷史。若由東大之時期算起，台大實驗林之設置歷史，光復前後已達 98 年了，此次紀念 50 週年，是從台灣光復之後計算，於民國 38 年由台灣省政府林產管理局所撥交台大為實驗林之日期為準。日本東京帝大在戰前所設置之演習林，其氣候帶以暖帶為主，冷溫帶及亞寒帶次之，而獨以台灣演習林具有熱、暖、溫、寒四個完整且連續之森林帶，故劃定之面積較大，且視為當時東京帝大教學與研究上最重要之演習林。在極少之緯度內有此連續四個氣候帶之演習林，恐在世界各國無第二處。它成

為台大的實驗林後，在 50 年間對森林系研究與實習之貢獻，其功績實不可予以漠視，而台大森林系畢業生，帶著在校與實驗林所學，進入社會，對台灣林業之發展，應存有相當深遠的影響效應。

二、大陸來台專家歷任首長

台大實驗林之首長，自接收後到民國 58 年 4 月底稱為主任，從 58 年 5 月 1 日改稱為「處長」。台大森林系為光復後民國 36 年成立者，到民國 42 年起，始有本系畢業生陸續來實驗林工作，並擔任重要工作，惟以資歷較淺，在前 15 年間，實驗林首長均由大陸來台之森林專家所派任，這些專家有的是教授(多在台大兼課)，有者為林業界單位主管，具有豐富的森林管理與經營經驗，帶動了實驗林走上軌道，也訓練許多後進，稍後接替為組、區之主管以至處長職務，從民國 54 年起至今為台大系友任職時期，筆者願就大陸專家任職首長之行徑，多作敘述，以供為讀者追憶這段較有歷史性意義之資訊，如果有記憶不準或論評偏失之處，尚請原諒。

台大實驗林成立之時，校長為傅斯年先生，農學院長為陳振鐸教授，森林系主任為由大陸浙江大學聘來之朱惠方教授(三位均已先後逝世)。台大由當時林產管理局台中山林管理所撥出國有林地 32,000 餘公頃供為台大實驗林所使用。接收伊始，時間緊迫，傅校長遂請朱惠方主任兼任實驗林主任，渡過草創時期。當時朱主任之助教仲肇培先生(轉任台北山林管理所任課長未久逝世)，年青練達，文筆又好，為主任襄助系務及實驗林業務，出力不少。王子定教授於民國 38 年底接受台大聘書來台大任副教授，也幫助朱主任處理農復會補助實驗林計畫，筆者為王教授助教，也參與

一些事務。朱主任兼滿 2 個月，校方即聘請林業試驗所生物系主任膳詠延為森林系樹木學教授兼實驗林主任。膳主任學有專精口才也好，惟行政經驗不甚充足，不為傅校長所賞識，任期 7 個月約一學期即離開台大(膳教授在接任文化大學森林系主任退休後未久逝世)，接替膳主任之首長為李守藩先生，李主任是由林產管理局之一林場場長轉任而來，他富有行政經驗，為一位適當主任人選，李主任接事後未久即將實驗林之各項業務納入正規，幹部人事安排為：戴廣耀先生由林產管理局礁溪分所長轉任為實驗林技術組長，戴組長頗有領導能力，親和力高，加上富有經驗之蔡輝資深技士(由於機智過人地方人際關係良好，他一直是歷任首長所重用者)，嘉義農校森林科老師鄭柏先生，台大森林系楊教授榮啟(彼時在實驗林任技士)，福建農學院畢業之廖樹楨先生及台大畢業王德春先生(為最早來實驗林)都是當時台灣林業界之青年人才，聚集在技術組之下，建立了造林、林產與經理各方面之架構與基礎，帶動了各項業務之發展，在李主任 5 年之任期中，建樹良多，而上述及未列出之幹員多位，日後在台灣林業界均嶄露頭角，與在實驗林所累積之訓練與經驗奠定了基礎，不無關係。今日，李守藩先生以 96 歲高齡，健康的身心，仍記住當年之一切歷史，他對筆者之深厚友誼，也是難得的晚年慰藉，相處相交都半個世紀了。

陳龍馨先生是第四任首長，他是金陵大學出身，與當時之王系主任子定及馬院長保之合作無間，由於主管的支持，他確是放開的大大表現了近 3 年之久。陳主任曾在台灣省林產管理局，年青時就任職單位主管，他的專長是林產，正是實驗林亟待開展的部門，當時木材市場的價格算是最好時期，他一面也兼任森林系之伐木運材課程，為實驗林及森林系造就很多的林產人才，例如吳振揚先生、施能毅先生是先後的林產組長，配合陳主任標售林班之造林木，特別是闊葉樹次生林，為實驗林增加財源

不少，不過大面積天然闊葉樹林之皆伐與建造單純林，可能是日後松鼠為害之主因。記得當年曾標售溪頭風穴之柳杉造林地內之牛樟殘根，因可供彫刻用材，連續標售多次，都獲得相當好之收益，因風穴一帶是盆地地形，加上密生之造林木，挖根作業並未造成可見的土壤流失。銷韓枕木也是當時台灣林產界之大事，因此獲得相當之外匯支援國庫，實驗林也在陳主任任內標闊葉樹木材銷售韓國為當時財政困難之台大支援不小，彼時也是台灣伐採天然闊葉樹林最密集時期。由廣興(當時稱車✓寮)到溪頭的卡車路 12km 是在陳主任任內完成的，他委託台大農工系教授及學生來測量設計，其中施嘉昌先生畢業後來實驗林工作，未久即返母校任教，日後任系主任亦是一位名教授。在民國 46 年因芙瑞達颱風來襲，造成很多造林木倒折，損失不輕，後將風害木處分售得款項 600 餘萬台幣，因這筆款是額外收入，遂決定用來建造台大之森林館。陳主任時代陳有蘭溪三個營林區已見嚴重之林地遭受濫墾現象，由校方與實驗林合力決定有效的管理與取締，遂訂定「合作造林辦法」其性質與台灣省林地租地造林辦法相似，但後者之承租人是公開申請者，而與實驗林之合作人先造成濫墾之事實者不同。

接陳龍馨先生之主任職位是黃希周先生，他當時年紀已經很大，曾在大陸林業專科學校任教有年，來台後即在台灣省林業試驗所任職最高到秘書，襄助林所長渭訪所務，是一位好好先生，從不與人競爭或爭論，養生修格之本能，無人可與比擬，他活到 90 多歲才逝世，也算林業界長壽人物。黃先生被聘為森林系教授兼任實驗林主任之職，他對教學非常熱心，上課時寫滿了黑板，使學生抄寫疲為奔命。他也是熱心研究者，實驗林最早之水土保持研究在桂子頭林地種植香蕉對水土之影響，正是當時實驗林之重點課題，可惜在他服務一年後，未加繼續。竹類之施肥研究也是黃主任開始，竹山為產竹之區，竹類培育應屬實

驗林之中心業務，可惜在他走後間隔了相當時期無人接棒，江濤先生當時任造林組長對竹類很有興趣，他在3年後離職到農復會後，大力研究竹類得力林試所之林維治先生合作，發表很多權威性報告，其中之材料大部分來自實驗林之調查結果，後來兩位又是中美洲竹林專家，貢獻很多。到高毓斌先生任助教時碩士、博士論文即為竹類之研究，相當深入，而成為高先生學術之基礎，已受到國內與國際之重視。黃主任對複雜困境之實驗林業務，頗有無力感，興趣亦非濃厚，遂返回台大專職教學，以到退休。

黃主任辭職後，校方發表高化臣先生為主任，因事未到，由副主任劉金章先生代理，一年半後因心臟病發在任內逝世，繼由副主任戴廣耀先代理約一年，使實驗林業務得以正常推進，惟無多大拓展。彼時在錢思亮校長任內，校方常常感到實驗林之煩雜問題不在技術本身，而屬林政範疇，即與鄉民間之一些糾紛與處理問題，當時之農學院張研田院長亦有同感，如是商請校本區高層主管高化臣總務長去接主任之職，所謂人才下鄉，予外行人做做看，共服務了兩年半。高主任屈就實驗林首長，是想有一番作為，他在台大任總務長，以他管理之才華與決策的魄力，確實做了很多事，並為錢校長所重任與肯定，但他的脾氣有些急躁，為校本部總務處同仁所深深體驗到，他到實驗林也是如此，一時使同仁們有些怨言及不易適應之感。但高主任對副主任戴廣耀先生相敬如賓，從未有指責之態度，一方面是重用戴副主任之經驗與才能，一方面他的缺點也可由副主任予以緩衝，戴的很多建議，高主任都會接受。戴副主任較筆者長兩歲，私交很好，他最大的優點是待人和善，對工作負責投入，使同仁對他有向心力，他一到實驗林即接任重職，並得主管信任與同仁合作，有相當之好評。奠定了他離實驗林後到農復會的職途擴展基礎，更可以大大發揮，不幸他退休後不久即患病逝世，殊為可惜。高主任時期有一位能

幹並能忍受他脾氣的總務組長劉宣誠先生，劉宣誠在校時是優秀學生，苦讀畢業，在實驗林非常守格守份的付出，他也從高主任身上學到管理、總務與處世待人的專長，奠定了他日後掌舵林業試驗所之基礎。因為高主任對林業並非內行，對多年累積的地方糾紛與民情，也不易發揮他的才智。最大的工作是做了濫墾地之普查為實驗林建立基本資料，本意很好，但似乎有些後遺症，這點要歷史去評鑑。高主任為取締實驗林林木被盜伐及林地被侵佔濫墾，曾在各營林區較偏遠地區修築多處護管站，派駐人員就地護林保林以爭時效，惟以護管站交通不便生活困難，員工多不願前往，且工作效率亦不高，當初之用意很好，但無大實效就終結了。

在高主任任內，森林系一位傑出系友焦國模先生正是擔任森林經理組長，若干林政問題，他付出最多智慧與耐心，他有很好的修養與成熟心智，工作認真也善待部下，一直是實驗林之高級幹部，在他稍後升任副處長到處長以及校本部總務長時，均能發揮了他過人的才華可以印証。校本部總務處的業務，以實驗林之公文最多，處理亦費心思，由森林系教授兼任首長，減輕校長與農學院長不少壓力，吳教授順昭也做了總務長，他早年曾在實驗林任職兩年，是到實驗林工作的早期系友赴日本東大學成後返回台大為森林系林產組之首席副教授，後任系主任也累積了相當行政經驗，退休前領導台灣林產事業協會多年，頗為台灣林產界所尊重。

三、台大系友歷任首長

戴主任離職赴農復會任職後，大陸來台專家擔任實驗林首長時期，到此已告結束。台大森林系第四屆畢業系友吳振揚先生任實驗林林產組長多年，於民國54年5月接替戴主任，吳先生當時年紀尚輕，初接主任，有些惶恐，惟盡力表現，未久尚頗能適應，當時校本部總務長為周廣周教授，對吳主任大力支持，副主

任初由劉宣誠先生擔任，到他出國赴美進修則由姜家華先生任副主任，他與吳主任為同期系友，合作無間，兩人因在實驗林任職很久，對業務方面相當熟悉。彼時實驗林展開森林遊樂事務，列為實驗林之重點工作，在溪頭已接連建起鳳凰賓館及小木屋數棟，設計新穎，為台灣森林遊樂區之首創，別具特色。實驗林為訓練中堅幹部，每年列有公費派往美國(日本較少)進修，出國兩年大部都能獲得碩士學位返國，尤以擔任組長、正副處長為然，其中除轉任校本部森林系教席外，在實驗林繼續任職之同仁，從事專題研究者甚少，這也許是管理處業務煩雜，不易專心，另實驗林從早期之首長領導以來，莫不以行政事務為重，不太重視也少鼓勵部屬做研究，而考績時也不將研究報告列為考核之業績，這一風氣是未能提升實驗林之研究水準基本因素，因此也使很多有潛力同仁未能充分發揮，是為遺憾。吳先生擔任主任四年後出國修讀博士，辭去本職由焦國模先生代理一年，次年真除、於民國 61 年調校本部任總務長，由姜家華副處長接任處長。姜處長在早年任職實驗林後，曾在溪頭營林區任管理員後稱主任多年，是早期系友在實驗林擔任現場主管時間最久者，積有豐富之經驗，彼時王子定教授與筆者之研究工作均以溪頭為中心，本處造林組長孔繁熙先生及溪頭姜區主任協助很多，且多參加為合作人，累積試驗與撰寫報告之經驗，對日後研究及教學有很多助益。

姜主任任內於民國 58 年改稱為處長，為實驗林首長任職年資最久者，長達 15 年，若加上代處長年資已超過 20 年，副處長為林產專長之施能毅先生。姜處長任職期間較長，由於他對本處業務之嫺熟，由基層工作做起，頗能獲得同仁之擁戴，可惜彼時木材價格漸趨低迷，林班立木常常不易標出，造成實驗林財務困境，使他在遊樂區餐廳與旅館部積極謀求拓展，擴充財源，向交通部觀光局爭取巨額補助款，建蓋漢光樓及國民旅舍，解決假日遊客之

住宿問題，在姜處長任內，為實驗林同仁爭取研究員與副研究員之制度，經過幾年協商終獲通過，由於收支未能平衡，經由校方向教育部請求公務預算之意願，並未在他任內實現為憾，這 15 年間實驗林有很多改進，為過去首長繼往開來，是一位優秀的中生代首長，後返回母系專任教授，不論在教學與研究，為林木遺傳育種創立基礎，培養很多後起之秀，在他來台未久，由當時之王德春主任推介實驗林王亞男博士返回母系任副教授，與姜教授相配合共同指導研究生多人，成為育林組之台柱，又創出組織培養的新學門，為森林系爭取外援支持研究生論文，發表甚多篇極有價值之報告，也為王亞男教授奠定學術基礎，提高林界之知名度，被推選為系主任，以她的認真負責拓展系務，與有關單位之聯繫亦因之加強也展現了她的外交專長。

接替姜處長為當時的副處長施能毅先生，在 5 年間，受到森林系王主任松永之支援與合作，實驗林順利的發展，惟遭遇的難題，仍是財務之困窘，在他任內終於爭取到教育部同意補助人事費之 60%，是一件重大貢獻，惟在合作造林地之改植茶樹與檳榔之高價作物，取締不易，也因此與林農間造成恩怨，成為實驗林最困擾之問題。續任之姚處長榮鼎，雖力求突破壅民瓶頸，亦有力不從心之感，由於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制度之建立，在研究方面，倒有相當拓展，且較往日為落實，並有相當深度之研究報告刊印，受各方肯定，由於他個性較強，有的策略不易為校方所支持，他因不能發揮遂毅然辭職，殊為可惜。繼由森林系教授李國忠接替，任職兩年，李處長竹山台北兩地奔馳，也備極辛苦，由於社會迅速轉型，民意高漲，實驗林之林地問題困擾增強，近年更感解決之不易。張上鎮教授接掌一年期間曾熱誠的投入，惟張教授本性專注研究，兼任處長已耗去太多時間，無法兼顧，也是事實。在陳副處長代理半年之後，校方終決定聘請王亞男教授接任，她本由實驗林轉任教職，在未及

數年期間，發揮優異之成績，受到重視，兼任系主任三載，前後兩次赴歐洲研究進修，充實學術修養，增多見識，對台灣各林務單位也

能展現新的氣象，發揮潛能，落實經營之目標，為台灣林業、林學界有更大之貢獻。

建立了相當良好關係。她此次返實驗林領導大家，是過去一度共職之同仁，洞悉管理處之問題癥結所在，在大家合力改進之下，未來之遠景，應可期待。實驗林 50 年來一直為森林系之師生教學研究付出了成果，兩個單位猶如齒唇相依，應相互支援，要彼此尊重，希望在經過半個世紀之今年，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更